

© 刘险峰 著

# 风从远方来

## 华西坝的故事

100年前，一群人来到成都，他们是从很遥远的地方来的，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当地人并不十分清楚，反正他们留下来之后就不走了……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美术出版社

# 风从远方来

华西坝的故事

© 刘险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从远方来：华西坝的故事/刘险峰著.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410-4410-6  
I. ①风…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9056号

风从远方来——华西坝的故事

刘险峰 著

FENG CONG YUANFANG LAI HUAXIBA DE GUSHI

---

责任编辑 张大川 王富弟  
装帧设计 李 庆  
责任校对 曾品艳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5mm × 238mm  
印 张 15.5  
字 数 280千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4410-6  
定 价 40.00元

---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在母校华西百年诞辰之际  
谨以此文献给  
将一生奉献给上帝和中国朋友的外国传教士  
献给  
华西坝所有老师和同学

## 说在前面

100年前，一群人来到成都，他们是从很遥远的地方来的，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当地人并不十分清楚，反正他们留下来之后就不走了。

他们好像不是为财富而来的，因为他们并不经营什么，只是见了人就堆起笑脸，在胸口不停的划着十字，但这些举动没有让他们躲过不知道什么方向扔来的石块和砖头。

他们的到来当地人似乎并不高兴，双方闹出很多的不愉快，当地人曾经用恶毒的语言诅咒过他们，说他们是灾星，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才引得成都平原发生瘟疫，遭受旱灾。

当地人还烧了他们的房子，要把他们赶走，不过他们还是没走，继续留了下来，而且人越来越多。

他们不是财富的积聚者，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实物资产，每年也就两百美金的津贴，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居然过得很快乐；没事儿的时候他们会在华西坝狭窄的泥地上来回奔跑着，似乎也没有什么急事儿；他们还在草地上牵一张渔网，把一个个圆球来回地击打着，乡绅们真是觉得奇怪，“这些洋人好无聊，硬是瓜兮兮的，你们还不如雇两个苦力帮着击打，自己站在旁边看不就完了嘛”。

他们中间有会看病的医生，那医生觉得自己不应该只给他们自己人看病，他觉得应该把技艺贡献给更多的人，于是他在成都东门的四圣祠开了个小诊所，免费给百姓看病。但他向本地人示好的行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相反，和百姓的误解越来越深……

后来还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尤其在南门曾经被叫着“梅苑”的地方。

在1985年的秋天，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子也来到这里，他得到过一本书，书里曾经描写了百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些事情，那小子自以为懂了很多……

又过很久，那个混沌的小子也步入中年，当他重新探究这一切的时候，突然产生了好多的感动，原来那些陈年旧事里面还可以读出太多太多……

他突然有些懂了，华西坝最值得珍藏的还有很多很多……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吟故居》——陈寅恪抗战时期作于成都华西坝

“主教大人，林则先生更愿意作为一名医生，牙医，而不是去传教。”史密斯小心翼翼的说道，面对主教他似乎有些惶恐。

“那他到中国来干吗？”主教有些愠怒，他站起来来回踱步，“我们这里不养闲人，来这里就是传播天国福音的。”

“那该怎么办？”

“他必须离开，这是最后的决定。”主教态度坚决，史密斯知道他的话就是圣旨。

“不过，主教大人，他们已经到了，毕竟颠簸了好几个月……”史密斯神父感到为难。

“也许加拿大教会方面曲解了我们的意思，成都需要的是传教士，而不是……”主教抱怨道。

一阵难堪的沉默。

“那……让他们何时启程回国？”史密斯笔直恭敬的站在主教办公桌前。

“越快越好，我会给加拿大教会方面去信解释……”史密斯神父，你去办吧，你会用很绅士的方法解决这个难题的。”

“嗯……是，主教大人。”

“好了，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你去忙你的吧。”主教发出逐客令。

史密斯神父颌首退出主教办公室。

“该怎么和他说呢……”作为主教的行政助理，他必须去面对那个人，头回遇到如此棘手的麻烦，他嘟囔着穿过教堂高耸的门廊，这时候教堂的钟声响起来，几只飞鸟从教堂屋顶高耸的十字架上应声惊起飞得不知去向。

“老井翠竹映青莲，青砖小瓦生碧烟”用来形容成都宽巷子再恰当不过了，金河街一带住满了“旗人”，他们是成都的贵族。建筑风格是北方的四合院加上了几分川西柔媚的风骨，庭院曲曲折折深深浅浅，千回百转，别有一番情调。巷子中的建筑保留着上翘的檐角；檐沿有扇形的瓦当；这里的建筑上雕刻有金瓜、佛手、兰花等象征吉祥的饰物……

宽巷子东面尽头一家是暗红色的双扇大门，门前静坐着两只威严的石狮子，让人敬畏。大门敞开着，人流在这里进进出出。

“咋样了？”丫鬟问她端着木盆从里间出来的同伴。

同伴摇摇头：“还在发烧，看来这回恼火了……”

“那还不叫老爷赶快多找点郎中来看。”丫鬟有点焦急。

“你又不是不晓得，小姐的病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成都的名医哪个没来看过？我看是病得拐了……”

“老爷，你看咋个办嘛？么姑儿她……”老太太六神无主，望着坐在大客厅太师椅上的老爷，他含着烟嘴，长长的烟杆足有三尺多长。

“容我想想……”老爷眉头紧锁。

“我可就这么个女儿……呜呜呜，这回不晓得挺得过来不……观音菩萨保佑我的儿啊！”母亲开始抽泣。

“嗨……”老爷叹口气，对丫鬟说：“叫管家来。”

管家是跑着来的，“老爷，您叫我？”他进门微微欠身。

“请沈老先生来……”老爷吩咐。

“老爷，您知道沈大夫年事已高，他是从不亲自出诊的，老爷您看……”管家有点为难。

“你去给老爷子说，就说我说的，小女病情危急，无论如何请他老人家来一趟。去几个人，就是抬也要把沈老爷子抬过来。”

“老爷，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管家欠身站在老爷面前。

“都啥子时候了，你说嘛。”

“老爷，为啥子不试试西医呢？您不是和那位洋人医生关系很好嘛……”

皮特神父今天遇到两件事情，一件让他高兴，一件令他郁闷。

高兴的是他被授权参加即将在上海举办的“基督教百年庆典”，这是主教赐予他的荣誉，奖励他在四川这么多年为基督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这一次参会他想一定可以见到更多的朋友，他渴望能够早日成行。

郁闷的是他的假牙不小心在洗漱的时候掉地上摔成两半，这可是要了命了，这还是在来中国之前在伦敦找牙医精心制作的，整整用了十年，虽然有些磨损，但毕竟还能够使用，至少够保证他和人交流的时候不会豁着嘴露着风。

皮特郁闷的情绪占了上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豁嘴见人，到了上海会见的都是各地基督教会的大人物，不仅自己感觉不爽，似乎对别人也很不礼貌。

年轻的弗列特神父兴冲冲推门进来：“皮特神父，紧急通知，明天早上出发，请您马上做好准备。”

“明天就出发？”

“是的，刚刚接到的通知，我还要马上知会其他大人呢。”说完弗列特神父转身就要离开，他没注意到皮特神父一直是闭着嘴的，更没发现他放在桌上水杯里面裂成两半的假牙。

“弗列特神父，能不能晚一天，我这牙……”弗列特这才发现皮特的端倪。

“皮特神父，您这是怎么了？”

四圣祠街算是成都的繁华闹市区，熙来攘往的人群忙忙碌碌，把不太宽敞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管家在人群中穿行着，不时碰到旁边的行人。“借道借道……”他不停的喊着，侧身寻找可以通过的空间，他得尽快赶到仁济医院。

那位成都的名老中医沈老先生来给小姐看过了，老先生本来是不出诊的，但鉴于和老爷的关系，他还是来了，经过一番望闻问切，老爷子脸上的表情更加凝重。管家知道大事不好，于是他再次请求老爷让小姐试试西医，老爷没有反对，自己这才风急火燎的来请这位成都最有名的启尔德医生。管家很奇怪，老爷本来和启尔德医生有很好的私人关系，他们经常聚会，但老爷就是不相信西医。

“先生，你找谁？”护士拦住管家，“启尔德医生正在查房。”

“急事，急事，我找启尔德医生。”管家认识启尔德，也许医生还记得他的。

“你现在还不能进去，他在看病人，不然他要生气。”护士拦住他。

“我说护士小姐，您能不能给我通报一下，就说宽巷子的王家找他有急事……”

“这没问题，不过要等到他查完房以后。”

“真的是急事，人都快要死了……你说我能不能急嘛！求求您！”管家太高

声音，引得四周的人侧目关注发生了什么事情。

病房里走出一个身材敦实的中年“眼镜”洋人，身穿白大褂，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发生了什么事？”他问道。

管家知道这就是启尔德医生，那个闻名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启尔德医生，是我，您不记得了，宽巷子的王家……”他提醒洋人。

“噢……是你啊！请你稍等，我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回屋去了。

不到两分钟，启尔德让管家进了他的办公室，很快，启尔德就跟着管家出了医院大门，管家手里还多了一个小木箱。

林则送走了那个叫史密斯的神父，他隐约听出了弦外之音，这里不欢迎他。虽然史密斯的态度是极其谦卑的，越这样越让林则感到某种别扭，或者叫“虚伪”，他把林则结结实实恭维一番，说是多伦多大学皇家医学院的牙医学博士法学博士如何了得，他的大名如雷贯耳等等，末了闪烁其词说成都的“庙小”，这是什么意思？明明就是来撵他走！

史密斯根本不跟自己讨论他的具体安排，只是让夫妇俩人在成都好好转一转，欣赏欣赏这里的一些人文景观，例如武侯祠文殊院都江堰青城山，还有距离此地百公里外的峨眉山乐山大佛，还说那里不仅风光旖旎，山上的猴子也很有趣。史密斯的意思中间意味深长，好像他是来中国游山玩水的。

林则根本没来得及提出自己的想法就被史密斯把话给堵了回去，他说过两天会再来的。

三天过去了，仍然不见史密斯的影子，林则觉得空落落的，也许史密斯很忙，林则只能这么想。

第四天，还是没有人找他，林则觉得奇怪，难道史密斯给忘记了？

第五天，史密斯没来，不过他收到一封信，他想可能是史密斯写来的，果然，落款是他。

爱丽丝见林则看信的时候脸色很难看，然后重重的坐在凳子上一言不发。“怎么了？亲爱的……”夫人走到林则身旁轻轻抚摸着他的肩膀。

“你看吧！”林则把信交给爱丽丝，“岂有此理……”

史密斯是个滑头，那天本来他可以把话挑明的，但他让自己去猜，让自己受煎熬。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教会高层让他马上打道回府，时间就定在明天早上，这里需要的不是牙医。

“牙医在这帮老爷的眼中根本不是医生！”林则很想发泄。

爱丽丝不知道她该怎么安慰丈夫，似乎说什么都那么无力，她也很为难。

“亲爱的，你哪里去？”见丈夫起身穿上外套，像是要出门。

“亲爱的爱丽丝，我去去就来，你等着我。”林则匆匆走了。

林则大约两个小时后回来的，爱丽丝用眼神询问林则，她希望能从他的目光中看到某种希望。可是林则轻轻的摇了摇头，脱掉西服，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苦笑一声：“亲爱的，我们明早出发启程回国。”

爱丽丝不想询问细节，她完全可以想象林则找他们理论的情形。

“噢，对了，刚才有个传教士找你，很急的样子。”爱丽丝想这件事应该告诉丈夫。

“他说有什么事吗？”

“没说，很着急的样子，还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也许他还会再来。”

“会是谁呢？乌尔伦斯早就不在成都了，在这里我没有认识的人啊。”

启尔德看完病人，回到王老爷的客厅，男主人焦急的目光迎了上来。

“王先生，我们是好朋友吗？”

“是啊，怎么了？”王老先生有点困惑，这洋先生何出此言？

“既然是好朋友，这样的事情我希望您能早点告知，令爱的疾患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但我从来没听您说起过。”

“哎呀，启先生，不是我不给您说，是因为，因为没想到这么严重，开始的时候她也就说牙疼，我也没有在意，牙痛不是个大问题，就这么一直拖着。”

“有些麻烦……”启尔德面露难色。

“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您不是说西医可以解决很多中医无法解决的问题嘛。”

“令爱的整个口腔都在发炎，里面全是脓液，全身情况也很差。”启尔德紧张地思考着，他在考虑如何确定治疗方案，“哎，如果本地有个牙医就好了。”

“牙医？”

“是啊，需要专业的牙医进行处理，令爱的好多牙齿都坏掉了，那就是引起急症的主要原因，很遗憾，我不是牙医。”

“那怎么办？传教士中间有牙医吗？”老爷的目光中有些绝望的神情。

“没有。”启尔德耸耸肩。

“爱丽丝。”

“嗯？”

“你还没睡？”

“嗯……”

“为什么还不睡？”

“亲爱的，你不也没睡嘛。”

“你在想什么？”林则转过身来对着妻子。

“你呢？”爱丽丝回应了丈夫的拥抱。

魁北克市是北美最具欧洲色彩的城市，若单用一个“美”字来形容魁北克城远远不够，春天赏河，夏天赏花，秋天赏枫叶，冬天赏雪，一年四季美不胜收。

父亲期望这小子最好成为一名律师或者是文学家，也许文学或者逻辑学能够让桀骜不驯的林则变得更加理智一些。

年轻人的爱好永远让长者看不懂，林则并不喜欢风景秀丽的山山水水花草草，倒是喜欢成天泡在牲口市场看人们做牛马交易，他认为很有趣。让他感到奇怪的商人们讨论牛马的价格前首先扳开牲口的牙口瞧上半天。

“这是为什么？”他缠着商人请教。

“小子，你连这个都不懂！这是看牲口的年龄。”

“您是怎么看的呢？”林则十分好奇。

“混小子，走开，你没有看见我忙着吗。”商人很厌烦有人打搅自己做生意。

“这个我来告诉你，”商人的女儿像是很内行，“要是牙齿很坏的，那一定是一匹老马，价格就低，主要看磨损情况。”

“哦，是这样。”林则似懂非懂。

“比如像你，就是一匹小马驹，牙齿还没有长全呢，哈哈。”商人女儿打趣的笑道。

“你也是！黄毛丫头，我看见你的牙了，好象坏掉几个，你得小心了，很可能找不到婆家！”林则回敬道。

“混小子，看我不揍你！”商人女儿拿出鞭子故意吓唬他，他一溜烟跑了。

从此之后，他算是和牙齿卯上劲了，动不动就看别人的牙齿，闹出的事端

好多和牙齿有关。

林则刚进门，见父亲怒气冲冲的样子，“小子！你干的好事！”

“……”林则不解，诚惶诚恐看着父亲，不会是学校那点事情给父亲知道了？

“怎么了？林则。”母亲刚从门外进来，见父亲生气的样子。

“这小子在学校里给老师起绰号，今天老师已经告上门来！”

“不过我说的是事实。”林则辩解道。

“亲爱的孩子，你都干了什么了？”母亲和颜悦色的问道。

“你还敢犟嘴！为什么给你的自然课老师起个‘龅牙’的绰号！”

“哦，孩子，这可不好，对人起码要尊重，尤其对自己的老师。”

“我不过是说了一点事实，一定是弗兰克这小子告的状！”林则知道是那厮告的密。

第二天林则就揍了这个“叛徒”，最要命的是他这一拳头正中弗兰克面门，对方的半边门牙给打掉了，这还了得，弗兰克的父母带着孩子找上门来，气得父亲就要揍儿子。

他倒是不躲避，喊道：“我林则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把我的门牙拔下来赔给弗兰克就是！”他拉着弗兰克就要上医院。

众人哭笑不得……

中学毕业了，林则的志愿是报考多伦多大学牙学院。

“为什么你要选择这个志愿？”父亲总觉得牙医是个‘匠人’干的活，还是报考文学院或者法学院也许更有前途，自己的脸面也更好看。

“为了理想。”林则觉得和自己的父亲共同语言不多，他懒得解释。

“你的理想是什么？”

“为了让这个世界上少几个‘龅牙’”。林则调侃似的回敬父亲。

“混小子，你还为那事儿耿耿于怀？”父亲在房间来回踱步，他找不到更好的说辞教训儿子，“那好，这也算一个理想，既然你认定了自己的理想，那么就为这个理想去奋斗吧！”

林则以优异成绩如愿以偿考入多伦多大学皇家医学院。

进了大学林则才知道，原来牙医并不是简单的让世界少几个“龅牙”，而是救死扶伤的职业，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是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科学和艺术的综合，当好一个牙医除了有丰富的医学知识之外，还必须具备高超的审美能力，具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和创造能力，这门学科不仅仅是“雪中送炭”，还要“锦上添花”。他发现牙医系的教授个个都是知识渊博能文能武的人，甚至

好多人还会绣花做女红之类的功夫。

林则是在大学三年级喜欢上爱丽丝的，她是文学院的学生，长得楚楚动人，尤其是她那整齐洁白的牙齿。

“亲爱的，你睡着了吗？”林则轻声问道。

“没有呢……”

“好像有人敲门。”林则竖起耳朵。

“这么晚了，还有人来？”爱丽丝警觉起来。

“砰砰砰……”的确有人敲门。

宽巷子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但王家大院的人还没有休息，一切依旧那么压抑，成都最有名气的中医给王大小姐看过了，洋人医生启尔德也看过了，治疗方案多种多样，药物吃了不少，但一直不见好转。

王老爷一声不吭的坐在太师椅上吸着水烟，偶尔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王夫人手拿佛珠念念有词，她的那些语言旁人听不懂也听不清。丫鬟仆人们在小姐的闺房进进出出，个个脸色凝重。

“看来硬是回天乏术了吗？”王老爷自言自语。

“菩萨保佑啊，我的么姑儿，你咋个得了怪病了嘛，我把天下的菩萨都求过了，但愿你早点好起来啊！”母亲一脸的凄楚，眉头紧锁着。

“启先生说耍要牙医才看得好么姑儿的病，可到哪里去找牙医啊！唉……”

“你平时在成都关系网那么宽的，可到头来连女儿的病都看不到。”王夫人急得直埋怨着。

“你不要说了，这么多年了，就一直找不到办法，又能怪哪个？”

“我的么姑儿啊，你咋个得了这个无名肿毒了嘛，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噻，我也不活了，呜呜呜……”女人最好的武器是哭泣。

王小姐的闺房内香雾缭绕，几个丫鬟望着床上的主人，时不时用热毛巾轮番敷住额头。小姐的脸红扑扑的，呼吸非常急促，在右侧面颊下方肿胀得变了型，还有一个小小的瘰道不停的渗出脓液，其间夹杂着一些殷红的鲜血。

管家神情落寞进来，“老爷，太太，你们早点休息吧。你们可不能垮了啊！”

“咋个睡得着啊！娃儿病成这样，万一……”王老爷脸色铁青，不断的抽烟。

“你还是少抽点，身体要紧。”管家提醒自己的主人。

“老张，你来我们家好久了？”

“老爷，么姑儿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来了，我是看着她长大呢。”管家眼睛有点湿润。

“老张，么姑儿跟你自己的女儿也差不多了，你说说，还有啥子办法可以医好么姑儿的病？”

“老爷，我也一直在想，有个办法不晓得要得不……”

“你说嘛，只要能够医好娃娃的怪病，我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所谓，钱嘛，身外之物。”

“老爷，太太，小的说得不对，还请你们不要见怪才是。”管家诚惶诚恐。

“你说你说。”老太太听说还有办法眼睛顿时一亮。

管家迟疑片刻，牙缝里冒出两个几乎听不见的字来：“冲喜。”

“冲喜？”男女主人异口同声。

“对，冲喜，现在恐怕只有这个办法可以想一想。”管家紧张的看着老爷，他有点害怕主人责怪自己唐突。

“冲喜……这是祖上常用的方法，不过这都是用在男的身上，从来还没有那个女娃娃得了病，招个女婿冲喜的，这个办法可能不太妥当。”老爷摇摇头。

“我看可以，为啥子不试试？”夫人倒是开通，她的主要目的是救自己的女儿。

“再说了，么姑儿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有哪家的男娃娃愿意呢？不行。”老爷再次摇头，接下来便是死劲的咳嗽。

“老爷，您只要同意，男方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但我们这个家庭……传出去让人笑话不是……”老爷说这句话管家是明白的，他不想随便找个人家，毕竟王家在成都是有身份的人。

“老爷，您放心，我不会随便找乱七八糟的人。老爷，这不是救人要紧嘛，您看呢？”

客厅里安静得有点怕人，夫人和管家直勾勾的望着这家的主心骨。

“不行！”老爷决定了。

“为啥子呢？”夫人有些不甘心。

“不要再提此事！”老爷坚决否决了管家的提案。

“这才几点啊，会是谁呢？”爱丽丝很疑惑。

林则起身开门，外面站着一位传教士模样的人，“先生，实在抱歉，这么晚了来打搅你，我是皮特神父，白天来过的，想必夫人已经告诉过你了。”

“皮特神父，都夜里一点多了，这是……”林则不解。

“实在抱歉得很，本来我想是明早来的，可我接到教会最高当局的命令，明天一早就要离开成都到上海参加基督教的百年庆典。”

“不过皮特神父，这似乎和我没什么关系……”林则奇怪为什么他给自己说这个。

“啊，抱歉，我一性急倒把正事儿给忘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假牙坏掉了，会议很重要，但你知道那样的场合我会……”

林则这才在昏暗中发现对方的门齿是缺失的，“无齿”的窘境的确令人尴尬。

“我听说从加拿大来了一位牙科传教士，于是我就赶来了，只有你能帮帮我。”皮特神父手里拿出一个塑胶的裂成两半的假牙递给林则，“没有人能修理，也许您能帮帮忙，是吧，林则博士？”

“哦，是这样，”林则接过来仔细端详，这是一副上颌义齿，“不过这么晚了，况且我没有材料啊。”

“林则博士，我是刚刚得到的指示必须马上出发，希望您真的能够帮忙。”皮特希冀的目光注视着林则。

“这么晚了，到哪里找材料呢？”

“你需要什么？林则博士。”

“硬化剂、牙科橡胶，还有石膏，你能够找到吗？只要有这几样材料，我马上为你修理。”

“让我想想，想想……”皮特拍拍脑袋，“对了，好象有，您能跟我去一趟吗？教会材料室里面兴许能够找到。”

“好，你带我去吧。”

夜深人静的成都小街上两个人在疾步行走着，必须赶时间，再晚就来不及了，皮特可不想到了上海豁着牙齿和那些有身份的绅士高谈阔论，给华西教会的人丢脸。

“这是我来中国之前在英国做的，整整有八年了，的确有点久，早该换了，”皮特边走边说，“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牙科医生，谈不上牙科治疗，这下您来了就好了啊！”

“皮特神父，我明天也得离开了。”林则道出实情。

就在十多个小时前，他终于受到了主教的“亲切”接见，他知道可能是主教大人怜悯自己才答应见他的。老资格的主教的确是个善于周旋捭阖的人，居然让自己不太“恨”他，他说了自己的种种难处，传教的各种风险经历，像在讲故事，这家伙的确是个中国通，时不时冒出几句自己听不懂的中国话。林则当时甚至盼望主教的牙齿出点“问题”，说不定他会留下自己，可惜这老头的牙齿非常好，林则观察过了。

“你不是刚来吗，怎么要走？”

林则没有说话。很快到了仓库，皮特敲开大门，管理员是个中国人。“皮特神父，这么晚了，您还有事？”

“赶快，张，我需要石膏，还有橡胶和硬化剂，用来修理我的假牙。你赶快去找。”

“皮特，您说的这些东西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它们是什么样子的？”张先生显然不懂这个。

“这里不是有很多的医用材料吗？”皮特很着急，“你难道没有见过？”

“没有啊，我都没有听说过。”张先生一脸的茫然。

“你把所有的柜子打开，让林则博士自己看，看有没有管用的，我急着用！”

“是，先生。”管理员听命行事。

皮特陪着林则在仓库里面翻箱倒柜的寻找，他们希望奇迹能够发生，毕竟只剩下几个小时了。皮特抱怨上面来的出发命令太过仓促了，可是他没有办法。

林则在昏暗的灯光下寻找着，大部分都没用，他只得继续翻检着，希望能够出现奇迹。让他高兴的事情发生了。“咦！这里有自凝塑胶！”

皮特也跟着欢呼起来：“太好了！兴许还能够找出点什么来。”

“这里有硬化剂，太好了！”林则惊叫一声。

“行了吗，林则博士？”皮特看着林则的眼睛。

“没有石膏。”林则很焦急。

“必须用石膏？”

“必须。”

宽巷子王家大院的闺房里，小姐依然躺在床上，发着烧，时不时还说着胡话。看来病情越来越重了，一家人如热锅上的蚂蚁。